



不能走 資產階級的道路

工人出版社

不能走資產階級的道路

工 人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不能走資產階級的道路

*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517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45,000字 印張：2 8/16 印數：1—25,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4）二角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編的幾篇故事，揭露了資產階級思想侵蝕職工的各種方式和它的危害性。內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曾經被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過的職工在轉變後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控訴，說明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是可以被戰勝的；第二部分說明了在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下對生產的嚴重危害；第三部分說明了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嚴重的人如不及早回頭會產生怎樣的後果。

目 錄

決不離開自己的工廠·····	徐 常、項國榮	1
總路線照亮了礦工寶在元的心·····	劉福鉅、武克仁	7
許師傅從錯路上走回來了·····	陳白子	10
腐爛的舊生活，滾你的蛋吧！·····	馬承倫講 蕭 明、周維權記	14
不能把寶貴的青春浪費在腐化生活裏！·····	袁 遠、徐葆璟	18
轉變·····	劉惠珍、關 穆	24
我是這樣被取消候補黨員資格的·····	趙廣華講 趙 川記	30
資產階級思想使楊周弟造成了重大事故·····	啓 中	35
王步生為什麼要故意製造破壞案件？·····	徐葆璟、馬福龍	40
女工傅寶娣的墮落·····	阿 章	47
魏成麟怎樣變成了盜竊犯·····	方風加	57
于貴良為什麼三次被捕？·····	李 彬	63
從個人主義者墮落成殺人兇犯·····	李樹人	72

决不離開自己的工廠

徐 常、項國榮

陳德華是國營上海電機廠技術檢驗科的檢驗員，今年二十五歲，已有九年工齡。他平日工作認真，曾經有三年沒出過廢品，去年他從七級車工提升為檢驗員。每月所得工資連獎金不下一百二十元，供養母、妻及堂弟三人有餘，但今年他因結婚支出較多，經濟上暫時的拮据了一些。他看到車工突破定額所得的獎金遠較按科室平均獎金計算的檢驗員所得要多，認為當檢驗員不如當車工，心裏結了一個疙瘩，生產情緒受了影響。

他有幾個車工朋友，他們專門租些車床替資本家做包生活。去年八、九月間，陳德華逢廠禮拜回家，常到這些朋友們的作場裏去玩，了解到他們做包生活，每人所得除去機器租費及其他開支以外，每天可淨賺十多元，每月有三、四百元進賬。並聽他們說：包生活多得忙不開來，有些只好退掉了。他想：他們幹一個月抵得上我幹三個月，而且他們用的是舊式車床，鋒鋼刀，老方法；如果我來做包生活，我可以運用學會了的高速切削法，配上幾把合金鋼刀，這樣他們每天車二十只螺絲，我就是再加二十只也沒有問題，這倒是一筆很好的進賬。他如此一算，更羨慕“包

老闆”的生活。離開國營工廠去做包生活的念頭滋長了。於是，他就到師母那裏去商借工具，原來工具早已借給一個米店老闆去了。師母對他說：“德華！人家是米店倌，外行漢，都有辦法，過去‘五反’時，這家米店連工錢都發不出，現在做了包生活，鈔票又是滿袋啦。你是車工，熟門熟路，還不撈一票，這麼傻。”這麼一說，說得他對包生活越發眼紅，就到處尋租機器，終於找到了幾部車床的出租對象。

* * *

陳德華帶着做包老闆的念頭回到工廠，天天悶悶不樂，生產不帶勁。他是工會大組長，連組裏制訂生產計劃的會議也不參加，別人熱烈討論着如何制訂和完成計劃，他却一個人到宿舍裏睡覺，但又翻來覆去睡不着。這時，兩種思想在他的腦海中像波浪似地互相沖擊着，搏鬥着。一種思想是：做包生活錢賺得多，一個月抵得上三個月；幹活也自由，想多做些就多做些，厭倦了，就到馬路上兜一轉，如此說來，是做包生活好。另一種思想是：國營工廠發展快，有前途，今天拿錢少，明天國家生產提高了自己收入也就會增多，而且生活安定，不像包生活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何況國營工廠還有勞動保險待遇，這樣算來，又是在國營工廠做工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還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呢？他站在十字路口搖擺不定，迷失了方向，晚上失眠，白天頭昏眼花，請了三天病假。他想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就與廠裏也想去當“包老闆”的另一個工人商量，究竟走哪一條路。包生活長不長？當上“包老闆”將來搞社會主義怎麼辦？這個工人當包老

闊比他心切，就說：“長，包生活靠得住；國家搞社會主義還早啦！眼前，我們落得賺一票舒服舒服，讓社會主義起來再說。”他想：這倒也有道理，再說國家實行社會主義了，資產階級沒有了，我有技術，國營工廠難道會不要我嗎？到那時，我又是一名“工人”，可以跟着大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又想：勞保、勞保，我年紀輕輕，進廠三年也沒有患過什麼重病，勞動保險有什麼稀奇。離廠的主意打定，他們就積極承接包生活。十一月間，終於接到了車三千只螺絲的生活，而且可先取二千元定洋，萬事俱備，就只等包工合同簽訂了。他匆匆回到工廠，一面把工具整理集中起來，準備交還給公家，一面要求技術檢驗科郭正定科長允准他離廠做包生活去。郭科長及科內同志們雖然以國家工業化的前景和工人階級未來的美好生活勸他安心在國營工廠工作，却都沒有效果。他暗中打定主意，你們說你們的，我們做我們的，你們不許我辭職，我就來個不辭而別，寫封掛號信把牌子（廠徽）寄還你們就是。

* * *

這個禮拜天，陳德華回家活動得更加頻繁，他與另外兩個工人在和資本家訂立包工合同之前，準備在他們之間先訂一個三人的合夥契約，規定賺得的錢三一三十一平分，每個人的工作雖沒有個定額，但必須竭力而為。陳德華的母親事先也聽到一些他想做“包老闆”的事情，總以為只是說說而已。現在，聽到他說要訂什麼“合同”，“契約”，真的準備幹起來，她不覺怒上心頭，與她的兒子爭論起來。原來陳德華六歲就喪父，姊妹兄弟六人全

靠他娘的一雙手，替人家洗衣服得來的錢養大。這位六十五歲的老人家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時代，長時期遭受了生活上的驚風駭濤，吃的是六角粉，住的是漏屋，六個兄弟姊妹至今只賸下一半活着。她的大兒，陳德華的哥哥生前也曾做過包生活，由於缺少本錢，吃了資本家的大虧，雖然長年辛勞，全家依舊不得一飽，當他勉強有了幾部車床，肺病也染上了，結果機器賣光，人也死去了。自從解放後，陳德華進了國營上海電機廠，她從此得到前所未有的穩定而飽暖的生活。因此，她從親身經歷中，前後生活的尖銳對比中深刻地體會到今天的社會真正是工人幸福的社會，她熱愛這個社會，同時，她又嘗到過被資本家剝削的苦味，感到做包生活沒有出息。這從她與陳德華的爭辯中明顯地表現出來。

“這個月來，你回到家裏，像鯉魚穿龍門進進出出，原來在忙着想做老闆，這是什麼思想？”

“這是老闆思想呀！”

“你昏啦！還說你在廠裏學習，學習，學習些什麼？”

“學習管學習，做老闆管做老闆。”

“你倒說說，為什麼想起做老闆啦？”

“國營工廠做工勿自由，賺的鈔票少！”

“鈔票少？你賺幾錢，還不够用嗎？”

“現在揸上了債是事實呀！”

“這是因為你結婚的緣故，你得想想你哥哥做一輩子包生活，還一直討不起一個老婆。以後，就是你拿一元一天回家，我

把細點過日子，還可多二角下來，你這些小債怕還不清？”

“我做包生活，多賺些錢，債可還得快一些。”

“做包生活的苦頭，我娘可嘗够了。資本家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我們工人出身的怎能對付得過，遲早是大魚吃小魚地被吞吃了。你哥哥做一輩子包生活，我娘沒享過一點福。包生活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哪像做國營工廠那樣穩當，何況還有勞動保險呢！”

“勞動保險對我沒啥用，我年紀輕生不了重病。”

“哼！你哥哥生肺病還不是正當你的年紀，二十五歲。如果早些解放，他也不會死了。”

“媽！我想做包生活多賺些錢，使您生活過得更好些。”

“我現在過得心滿意足了，託國家的福，活到六十五歲從沒享受過今天的生活，而且國家好起來，我們今後生活還要好。你工人不當，却想去當資本家。如果你不聽娘話，那就讓你們去發財吧！我娘決不想做資本家的老太太，情願靠你的姊姊去過活。”

陳德華經過了這一番爭論，想起了亡兄生前的情景，不覺打了一個寒慄。他對自己說：娘的話對，我走錯路了。我走的不是使她享樂的路，而是迫她吃苦的路，所以她要離開我，那我不是自討沒趣嗎？同時，他回憶起郭科長和同伴們的話，想想：工人階級確有遠大而美好的前途，就說自己的廠吧，四年來生產工人增加八倍多，新建的高大廠房，舒適的工房一列列地排在黃浦江邊，生活水平也在一天天提高，解放前，他在吳淞機器廠做臨時工時，今天不知道明天有無生活，做了兩個月就被資本家一脚踢

開，解放了，他進入國營工廠，評上七級車工還提升為檢驗員。他越想越感到最近一個時期的思想不對頭，被資本主義的“魔鬼”迷住了。他下決心跳開這個魔鬼的手掌，漲紅了臉對他娘說：“娘！我不去做包生活了，你放心吧。”這可樂得她老人家歡心地說：“對啦！你該安心在國營工廠努力做工！我們託國家福，託毛主席福，我們不能忘本。”

* * *

搖擺在十字路口的陳德華，現在又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他沐浴在社會主義的陽光裏，倍感溫暖、愉快。當他輕鬆地跑回工廠去的時候，廠裏正開始傳達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他心裏更亮堂起來，他想：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以後，國家就會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可是我在前幾天還在做夢想當老闆，多可笑呀！又想：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工人的責任着實不少，我當一個檢驗員首先得保證不讓一部次品出廠。因此，他跑到郭科長那邊表示堅決留在廠裏，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並在大組中批判了自己的錯誤思想，得到工人們的歡迎和鼓勵。最後，他還說服了起初和他相約去做個包老闆的工人，使他也克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積極為建設社會主義努力。

（原載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解放日報”）

總路綫照亮了礦工寶在元的心

劉福鉅、武克仁

賈汪韓橋煤礦掘進三隊的寶在元，已經是幹了十八年活的礦工了。解放前，他曾受盡了資本家和封建把頭的剝削，吃不飽、穿不暖，還險些被日本鬼子用燒紅的火叉打死。解放後，寶在元的政治地位和物質生活都提高了。照理，像他這樣一個老技術工人，是可以在煤礦生產上發揮他更大的作用的，可是情況却並不是這樣。

寶在元的家是住在離韓橋礦四里的農村裏。他在礦上幹活掙了錢，他娘就常常和他嘮叨：“兒呀，想想你娘從前帶你們討飯的苦處，想起你爺餓死的那個光景，心裏就直打哆嗦，有錢置上幾畝地，可千萬不能再討兩次飯啦！”莊上好幾個上年紀的爺們也都慫恿他說：“年輕人要知個天高地厚，金飯碗，銀飯碗，不如一隻土飯碗，只有養老的地，可沒有養老的活，什麼都沒有地牢靠。”

這些話打動了寶在元的心，從此，他就一心想着積錢置地。一下班，他急匆匆地回到家裏，礦上大小會議他都不參加。就因為長期不參加政治運動，不參加學習，他心裏漸漸迷糊起來。每

次領了錢就買糧食存着，一有機會就賣糧買地，到了一九五一年，已經置上七畝地了。他還和他老婆商量，訂了個“三年趕上富農”的計劃。一九五二年礦上改了新的工資制度，一次補了八十多元，老寶又在莊東頭買下了五畝地。就這麼着，不到兩年，老寶已置了十四畝八分地，“趕富農”的計劃也快完成了。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又接洽買二畝地，約還沒有訂。就在這第二天上礦時，他被他的好朋友董明才硬拉去開會，聽了中共徐州市委書記華誠一作的關於總路綫報告。華誠一同志談到社會主義工業化，談到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談到工人階級應該走哪一條路。這些道理句句都往老寶的耳朵裏鑽，老寶越聽越覺得自己不對頭，心裏就涼了半截。聽完了報告，他暗暗地對自己說：“壞了，我怎麼趕了三年，原來是瞎驢子過溝，趕錯路啦！要不是毛主席趕早提醒我，俺再置一些地不就成了地主了嗎？”他想起了他家被地主剝削的那光景，他又想起了爺餓死娘帶他討飯的情景，就後悔地說：“要不是毛主席領導咱翻了身，哪有今天的福份，現在日子過好了，就‘好了瘡疤忘了痛’，還能倒過頭來去剝削別人嗎？”老寶一想到這裏，就急得要命，連活也幹不下去了。他連忙請假上了井，澡也沒洗就跑回家。一跨進門，劈口就問他老婆：“賣地的人來過嗎？”當他老婆告訴他“人來過了，但還沒有寫約”時，他這才鬆了口氣，接着就說：“我們瞎着眼走到資本主義的死路上去了，光想置地發展成富農，再剝削別人，慢慢的心都變黑了。”他老婆還有些摸不清頭腦問：“你今天哪學來的這一套，又來攔我。”“咳，一點不假，今天要不聽華誠一

同志的報告，我老寶可就全毀啦！”他老婆又問他：“那二畝地置不置呢？”“千萬別寫約了。”他回答說。

第二天，他又聽了礦上黨委書記的報告，心裏更明亮了，回到家裏就交代他老婆說：“咱家存的糧食一粒別動，全都賣給國家，賣了錢存到銀行去。”村長看他帶頭賣糧食，也笑着問他：“老寶，你真想通啦！”“爺們，咱走錯了路，還能不趕快走回頭嗎？”晚上，當他老婆問他：“那個社會主義真有你說的那麼好嗎？”寶在元說：“我親眼在電影裏看過，那個拖拉機呀，有多麼靈巧，前頭割着割着後面麥子就撒下來了，小孩有託兒所管着，個個養得胖胖的。我說，你還年輕輕的，到社會主義有你過的，可不能老蹲在家裏哄娃娃，也得出去開開會，聽村長說說道理，咱夥計倆過去就是不開會，抱着個死腦袋險些給毀了，我在礦上下勁幹工，你在村裏也得像個工人的老婆呀！”說着說着，兩個人都笑起來了。

說真的，總路綫真把寶在元這個老礦工的心照亮了。這幾天，他剛一下班，就和大夥兒一道去開討論會。他取消了從前那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舊計劃，重新按着毛主席指的路訂了一個新計劃。他對老婆說：“我在礦上帶頭努力幹工，你在村裏帶頭參加互助合作，小孩送去上學，咱倆和大夥都好好幹，社會主義社會就來得快啦。”

（原載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解放日報”）

許師傅從錯路上走回來了

陳白子

江蘇省南通市資生冶廠許金深老師傅，從市委黨校學習了總路綫總任務回來，一脚就踏進了廠長辦公室。

“回來了，許師傅！”劉廠長笑嘻嘻地迎上來問，“學習得怎樣，好嗎？”

“啊！廠長，回來了；我從資本主義的死路上走回來了……”許師傅滔滔不絕地談開了。

在十天之前，許師傅的背上還揹着一個資產階級思想的臭包袱。

那一天，許金深正要回家，黨支部宣傳委員丁文奎通知他，要他到黨校去學習。他暗地裏不開心：“早不學，晚不學，你想回去，他要你學習，真彆扭。”

“丁同志，這兩天廚房裏忙，我走不開。”許師傅冷冷地回答。丁文奎同志叫他請個替工，並告訴他這個學習很重要。可是許師傅越聽這些話，心裏越是氣鼓鼓的：“再重要，我老頭子學不學也無所謂。”但儘管許師傅心裏不快活，因沒有理由也就難於說出口，就這樣勉強同意了。

許師傅爲什麼不願意去學習呢？因爲他想回家辦一件急事。

近幾年來，許師傅家裏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過的好了。全家九口，有三個人做工，鄉下還種着七畝地，工錢和田裏打的糧食都比過去收入得多了。每個月除掉生活開支外，還有很多錢餘下來。許師傅見自己手上的錢越聚越多，心裏就盤算着要多聚錢，將來買田買地，給人家種，自己收租。他想：這樣，子孫後代就能發一輩子財了！許師傅有了這個念頭，眼光就變短了，件件事情都替自己打算。在廠裏，他不安心工作，要想增加工資；在鄉下，田裏收了糧食和棉花，却不賣給國家等着漲價。碰巧，許師傅的妹妹打去年春天起生了一場重病，拖了很長的時間，沒辦法，想賣田。這時候，許師傅手裏已經聚了一千多。妹妹要錢用，他就盡量借給她。許師傅並不是存心接濟妹妹，而是存心買妹妹那五畝二分好田。

這天，許師傅坐着汽車，跟着大夥來到了市委黨校，可是心裏却一直在盤算着買田的事。妹妹已經兩次三番託人帶信來了，要是回去遲了，妹妹把田賣給別人怎麼辦呢？這麼一想，許師傅心裏急了。飯後，他就悄悄溜到南通學院，對大兒子福海（在該校做校工）說：“事情不能再遲了，我又要學習，走不開。你先回去一趟吧！”

總路綫總任務的學習在黨校熱烈展開了。小組裏從早到晚上的展開了討論，人人都爲國家正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而感到極度興奮。有的說：“我們工人階級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日子才能越過越好。想想解放前的苦，走資本主義的路就是投死。”有的

說：“資產階級思想是只圖自己發財，不顧別人死活，結果是一家富，萬家哭。我們要到社會主義社會去，就要反掉這種臭思想。”這些話句句都打入許師傅的心眼裏。

夜裏，人家都睡熟了，許師傅還躺在牀上難過得闔不上眼。他痛苦地責問着自己：“你也是受過苦的人呀！那時候人家把你許金深當狗都不如，難道這日子你倒給忘了？想起在舊社會吃的苦水，這一輩子也吐不完呀！那時候，整整替資本家燒了四十年飯。四十年！心提在手上侍候着那些老爺們。一碗菜端上去不合胃口，飯碗就砸破了；遲開五分鐘飯，還要照章程罰五塊錢工資。有一年，資本家五個月不發工錢，逼得全家揭不開鍋蓋，只好硬着頭皮去借高利貸活命。四十年，跑了六個廠子，也跑不出那人剝削人的世道。解放以後，自己才不愁吃和穿。日子雖然過得這麼好，可是毛主席還領着我們向社會主義社會前進，消滅剝削，讓大家過更幸福的日子。這還要多好呢！可是自己却忘了本，離開了毛主席，跟大家走了相反的路，想回過頭去剝削別人，把人家擠垮了，給自己一個人享福，這是多可恥的做法！”

思前想後，許師傅心裏像刀割，他難為情極了，也難過極了。這一夜他沒能好好睡着。

在第二天的小組會上，許師傅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他沉痛地檢查了自己的錯誤，堅定地提出了保證：

“田，堅決不買了，從此以後再也不幹這種損人利己的事了。我決心去掉資產階級思想的臭包袱，跟大家一起，積極勞動，創造社會主義的幸福前途。”

許師傅在廠長辦公室裏，把以上情形都告訴了廠長。他最後又對廠長說：“不瞞廠長，我前幾天所以急急要請假，就是爲了想回去買我妹妹的田。”

“恭喜你，從岔路上走回來了。”廠長懇切地拉着許師傅的手，又半開玩笑地說，“現在還想請假不？”

“想是還想回去一趟。”

“幹什麼呢？”

“不買田了，也得跟妹妹談一談呀！”

“噢！對！”廠長點點頭說。“不過，許師傅，你還應該很好地解決你妹妹的困難。這一點你想過了沒有？”

“想過了，早就想過了。我決心把藏在家裏的棉花弄進城，全部賣給合作社。錢呢，反正自己一時用不着，一部分就借給妹妹，幫助她渡過眼前的難關；一部分存入銀行，替國家積累資金，搞社會主義建設。”

“對！許師傅。你這樣做就完全正確了，這樣就符合總路綫的精神了。”廠長拍打着許師傅的肩胛，高興地讚揚他說。“我批准你回家一趟，把這些事全部好好地辦一辦。”

“謝謝你，廠長！那一兩天就走。”許金深很高興地走出了廠長辦公室。

（原載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解放日報”）